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卿監部

邪佞　貪冒　廢黜

邪佞

易著閑邪之言傳垂遠佞之戒況夫職象河海任重股肱固宜悉其聰明好是正直若乃阿諛靡媿巧令是圖蒐慝庸回廢忠毀信行媚以希於上指獻賕以悅於邇

臣增宮禁之素規亂禮樂之舊物用速官謗或煩刑書於戲先王所以難任人者其以是夫

漢張湯武帝時為廷尉意帝所欲辠予監吏深刻者即帝意所釋予監吏輕平者

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放依也音而善甫往切而善候司觀望天子意帝所欲擠者因而陷之擠墜也音濟帝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見顯也

後漢馮石為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

晉石崇為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為廣城君賈后之母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

宋王遠為光禄勲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後魏王遇為將作大匠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遇多随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司空長史于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財用自

應闕旨何阿諛附勢損公惠私遇旣不寧詳亦慙謝

李世哲為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

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

隋袁充為太史令時高祖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

屬充見帝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

廢帝然之煬帝即位之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

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

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

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帝累遷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帝曰臣聞皇天輔德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鴻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歷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年以來玄象星瑞毫氂

無奭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云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隤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爲福德頻行京師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十一

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撞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漠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雒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悦超拜秘書令親待愈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奬

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並誅
裴蘊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𢿱妓遣牛弘定樂非正
𢿱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煬帝時蘊揣
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户其六
品以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
是後異技淫𢿱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傳教增
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悦
宇文愷為將作大匠揣煬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

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

唐竇誕為大理卿誕閑習法令高祖武徳中附從隱太子為之廻改文案太宗深責其短

竇璡為將作大匠修營雒陽宫時太宗務存節儉璡乃於宫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聞之大怒遽令毀之璡坐是免

紀處訥神龍中為大府卿遣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有攝提至帝座王者與賢人相接大臣納忠時處訥奏事中

宗賞焉

楊元卿為光禄少卿憲宗元和末淮西平元卿初聞得蔡州請見帝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往取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命勿言

貪冒

卿監之選古惟難才等威既崇職業斯重乃有昧操脩之旨欽清白之行階籍恩寵因緣事任受財以逞欲治

產以專利或侈汰以自任或牒訴而無恥以至犯縉紳之議罹簡書之刑詩所謂貪人敗類者其是之謂矣

漢田延年宣帝時為大司農坐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事具邦計貪汚門

丙顯元帝時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贓千餘萬免官奪邑四百戶

魏高堂隆為侍中領太史令每祭與吏爭肉自取百斤猶以為少

宋顔師伯為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遊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産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絶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嫉
後魏邢遜為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
祖瑩為秘書監以贓罰是務
隋宇文化及自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及即位拜太子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

唐宇文穎隋末為司農少卿性貪鄙贓賄狼籍右司郎中盧楚將奏劾之穎懼與從父弟儒童等同奔於李密

顏師古太宗貞觀中為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為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紛然稱其納賄繇是出為郴州刺史將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識學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為清論所許今者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從任使不忍遐棄宜深加誡勵也於是復以為秘書少監

紀處訥中宗時為大府卿神龍中處訥私鑄錢奏京中許用惡錢大長姦僞于今獘之

李逄年肅宗時為司農卿貪冐黷貨上元元年九月勑宜除名長流嶺南瀼州百姓終身勿齒

鄭泌代宗時為司農卿大歷二年六月流于業州坐贓也

韋洸憲宗時仕為光禄卿士元和五年十二月坐贓免官仍削銀青階

裴通穆宗時為少府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通前為弔祭回鶻使賣一子官與之印坐王榮兄憬偽稱外甥取錢一千貫奏授常州參軍詔以通自絶域而還不之罪其王憬亦依前授官

張武均穆宗時為將作監長慶四年十二月百姓董太和於有銀臺鐵耳稱供光陵材木武均不給價直出為洋州刺史稱疾不謝為憲司所糾再黜循州司馬明年閏七月御史書奏武均前任將作監日鬻優勞賍近九

千貫合當司收管從之

後唐柳膺明宗時為鴻臚卿將齊朗文書兩件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其婢毋論訴狀罪大理寺斷罪當大辟緣遇恩赦令與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

晉李鍇少帝時為少府監開運二年坐冒請逃死人衣糧入已貶坊州司户

楊延壽少帝時為太僕少卿襲鄭國公開運三年奉命於辰州檢苗受贓二百餘疋准科當絞有司以二王後

入議故貫其死除名配威州終身勿齒

廢黜

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則知佩王之列象河之任歷古為重選取其才至有罔愼厥位畔官離次享祀違失營搆過差馳道不修橋梁斯乏以至陵園被盜公田賂買或議論而不克或請託而必行至於廢黜以警曠慢者也

漢孔臧為太常武帝元朔三年坐衣冠道橋壞不得渡

免游衣冠之道

張當居為太常元朔五年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免為城旦

周平為太常武帝元狩三年坐不繕園陵免

鄭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僦子就切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李信成為太常元狩五年坐縱丞相侵神道為頳目

劉受楚元王孫為宗正元狩五年坐聽請不具宗室耐為司冠受為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

欒賁為太常元狩六年坐雍犧牲不如令免雍古扶風縣也五時在此

任越人為太常武帝元鼎二年坐廟酒酸論

周仲居為太常元鼎三年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赤側當廢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

蕭壽成為太常武帝元封元年坐犧牲瘦不如令論免

韓延年為太常元封二年坐流外國使人月入粟贖論

杜恬為太常元封三年坐與大樂令中可當鄭舞人擅繇闌出入關免（擇可以為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又闌出入關）

杜相為太常元封四年坐擅繇太樂令論（擅役使人也）

韓延壽為太常元封六年坐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免為城旦（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闕之）

張昌為太常太初二年坐乏祠免（祠事府闕也）

趙弟為太常太初二年坐鞫獄死而免為城旦（鞫者以其辭戾）

罪也

石德為太常太初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贖論又坐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免為城旦

靳石封為太常太初四年坐行幸離宮道橋苦惡故太僕敬聲繫以謁問赦免一云石封為太常坐為謁問囚故太僕敬聲亂尊卑免

魏不害為太常昭帝始元五年坐孝文廟風發瓦免

江德為太常昭帝元鳳中坐廟郎夜飲失火免

蘇昌為太常宣帝本始初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以秘書借

霍山

宋疇為少府宣帝地節二年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州太守

任宮為太常地節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温順為少府成帝建始三年坐買公田與近臣下獄論

劉順為宗正成帝河平四年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平當成帝時為光禄勲先是太后娣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

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

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

鉅鹿太守前議謂罷昌陵

蕭由為大鴻臚平帝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由

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免官

後漢梁松為太僕數為秘書請託郡縣永平二年發覺

免官

徐匡永平中為車府令車駕出信陽侯陰託干車騎突

鹵簿臣就車收奴送獄詔書譴臣自繫不出吳良上書
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無人臣禮大不敬臣執法守正
而下獄臣恐陛下政化繇是隳矣於是詔出臣左遷即
丘長

晉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鄭默為太常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
祭酒曹志等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

鄧攸為太常時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

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

南齊虞悰為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

北齊杜弼為衛尉卿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文宣發怒遂徙弼臨海鎮

唐閻立德為將作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雒陽遣立德行可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西山前臨汝水旁

通廣成澤以罝宮焉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熱又多毒虺太宗大怒立德竟坐免立德初為將作少匠副高士廉營獻陵拜將作大匠尋攝司空奉昭陵坐怠慢免

高宗上元中始帝宏機為司農卿兼統將作少府二官造宿羽高山等宮又移雒水中橋營上陽宮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之所作列榭脩廊在於煙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君堯舜之

意哉機聞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故也仁傑竟求索機過失奏劾之遂坐免官
趙宗儒敬宗時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焉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懦怯不任事除太子少師

衛中行為國子祭酒寶歷元年中行擅用當司新賜錢一百八十五貫為分察使所劾中行稱是假借勑罰兩月俸料

梁李翼為光禄卿太祖乾化元年七月坐進廟胙色敗有詔罰兩月俸

仇殷為司天監開平四年十月巳巳夜月有蒼白暈鎮與胃昴在環中絡奎畢天船卷舌殷不時奏罰兩月俸五年正月以天文變異殷又不時奏罰兩月俸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十八六至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士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環衛部

總序

夫環衛之設上法天象故太一所居十二星環之謂之藩臣焉黄帝之時以兵師為營衛即其事也周官宫伯掌授八次八舍之職以衛王宫春秋楚穆王以藩崇掌環列之尹秦有郎中令掌宫殿門户衛尉掌宫殿屯

兵漢初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又有將軍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皆典京師兵衛又有光祿勲卿即秦郎中令掌宿衛宮殿門户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户又有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又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掌宿衛侍從又有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羽林郎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

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遊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又有衛尉卿即秦衛尉掌宫殿衛士中宫徼循事諸門部各陳兵夾道以示威武交戟遮妄出入南宫衛士令掌南宫衛士北宫衛士左右都候主劒戟士徼循宫中宫掖門每門有司馬南宫門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宫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宫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並屬衛尉魏武為漢丞相置

中領軍與護軍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又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晉武帝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武帝初有領軍將軍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又以領護二衛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懐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候尋復為領軍又有護軍將軍永昌元年省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别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别有

營也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又有光祿勳統虎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軍中郎將又有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光祿勳舊名其職則別矣後不復居禁中又無三署郎唯外官朝會則名列焉爾後雖取漢代舊名其職則別矣衛尉自秦以後所掌並同至隋唯掌軍器儀衛帳幕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馬唐因其制歷代廢置使改事迹並載卿監總序）宋因晉制亦有六軍之號以領軍將軍一人掌外軍南齊以二衛四軍（前後左右將軍）五校（即漢之五校）驍騎遊擊積射強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

及虎賁之中郎將冗從僕射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梁以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又置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昇殿夾侍陳承梁皆修其官制其左右驍騎將軍每大事常令夾侍左右謂驃騎車騎武衛為三將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騎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又有

二部內幢將又有京畿大都督北齊制官多循後魏其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又以左右將軍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後周禁衛之職大底同於後魏也隋高祖受命置左右武衛左右衛左右武侯左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軍等府分司統職焉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又加置親侍並領勳武三衛煬帝改三衛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也唐制十六衛及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等將軍並掌禁衛也又有神策等天寶初以臨

洮城西二百里餘地為神策軍命成如璆為洮陽太守兼神策軍使及安禄山之亂如璆使其將衛伯玉領其軍赴難與觀軍容使魚朝恩同保陜州時西邉土地已没遂詔伯玉所領軍號神策軍以伯玉為使復加號神策軍節度使而統於魚朝恩後遂歸于禁中焉至德宗朝分神策為左右廂令内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兩廂兵馬貞元二年詔策左右廂改為左右神策軍又有殿前左右射生軍又改為神威軍十四年詔左右軍特為

親近宜置統軍元和三年罷左右神威軍乃合為一軍號曰天威軍至八年廢天威軍以其騎士分屬左右神策梁置左右天威左右龍虎左右神威左右羽林左右英武左右神武等六軍其將帥咸有統軍之號以衛宸極焉五代有判六軍諸衛事又有內外蕃漢總管之名又有六軍諸衛副使及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點檢殿前都指揮使之職諸將又有彰聖寧衛拱宸威和興順護衛龍捷虎捷等之名其諸衛將軍雖

位號或存而職事多廢今之所述但槩舉其環衛職名而已其歷代員數品秩及廢置改更之自並見於將帥序焉原夫環衛之設葢所以申嚴武備翊衛宸居為王之爪牙乃國之柱石名器之重莫斯為比此乃副類能之選著幹蠱之譽勤勞以奉上嚴毅以居位以至矜莊祗畏始終無玷者於是乎褒寵之典行焉其或邪僻任己慘毒臨下寘之嚴憲固宜也凡九門著之於篇

選任　舉職　寵異

選任

環衛之列統制之權蓋董蘭錡之重兵以肅勾陳之嚴徼選任所至委用非輕務在智勇兼資親信可任付以緹騎為國爪牙所以魏祖譬予玉以命賢光武羡執金之為職至於是也可不務哉

漢辛慶忌明畧威重任國柱石拜執金吾

常惠以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為右將軍

後漢朱暉為東平王屬紿取陰就璧與王以朝明帝聞而

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

魏徐奕為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嘆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許褚從太祖戰大敗馬超等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

自此始也

吳樓玄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萬彧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孫皓因勑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

晉毛安之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祚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

羊琇武帝時為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

宋趙伯符文帝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隷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别詔至此始統領焉

南齊蕭坦之為鎮軍將軍東昏即位與右僕射江祏並詔更直殿省總監衛

後魏奚斤機敏有識度道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兵後以斤為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從征中原以為征東長史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

于洛抜太武帝時為侍御中散車駕征討常在侍衛擢

領監御曹事

後周尉遲綱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有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為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仍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

隋薛世雄性廉謹文帝常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拜右翊衛將軍

來護兒煬帝初拜右驍衛大將軍帝甚重之

李子雄為民部尚書從幸江都煬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

唐李櫱高祖時為左監門大將軍初高祖問櫱年幾對曰八十高祖曰公清幹之譽聞於隋日今年齒雖邁筋力未衰但監門之職非公莫可意欲相兼如何櫱以年老辭讓高祖曰藉公處分爾豈欲煩公筋力耶於是詔

曰非自殿廷皆乘馬論者榮之
薛萬均隋末歸國授上柱國永安郡公太宗平劉黒闥
聞其名引為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恩顧甚至
武士彠武德中檢校并鉞將軍多有獻納勑令將家口
入宫檢校右廂衛仍知旨俄留守光禄給養
李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歴位右羽林將
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
王及善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佩大横刀

在三品要職他人非摉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横刀在
朕側知此官貴否
張守潔為隴右道按察使秦州都督玄宗開元十年以
為右監門衛將軍又以江南道按察使宣州刺史霍廷
玉為右驍騎將軍山南西道按察使梁州都督裴觀為左右
衛將軍定州刺史高豫兼判左右衛將軍坊州刺史韋
琳兼判右武衛將軍帝將北廵大展六軍之容故歷選
岳牧之良者分掌戎捴

李晟代宗大歴中為右金吾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時節度使馬璘戰吐蕃兵敗晟挺璘出於亂兵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帝知之留宿衛

後唐張虔釗遼州人也初為太原牙校以武勇聞於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明宗素聞虔釗有將帥才及即位擢為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春秋刺史

舉職

夫勾陳之署盖取諸垂象環列之尹是掌於禁兵若乃職在徼廵勤乎夙夜雖式道之是任亦忠誠之為允故警衛之任良在於是臣扞掫之規具存乎甲令禦侮之士其可易哉

後漢陰興為期門僕射每出入常操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宫甚見親信

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每奉法自守

楊仁為衛士令明帝永平中諸馬貴盛各争欲入宫仁

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

耿秉為執金吾甚見親重章帝每廵郡國及幸宮觀秉

常領禁兵宿衛

晉陳勰為將軍武帝每出入𪊧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

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常出射雉勰時已為都水

使者散從車駕逼闇乃還漏已盡當合函乘輿良久不

得合乃詔勰合之𪊧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

皆謝勰閑解甚為武帝所任

劉彪字仲雅為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徹屋得出諸寶器

劉超為射聲校尉明帝末穆后臨朝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為君子營

宋褚淵為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

梁蕭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鞾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姪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

曰夜中警違寔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

蕭景為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以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

臧盾為散騎常侍兼領軍大同二年遷中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吴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

後魏周鐵明元初為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尚書

來大千為殿中給事太武踐祚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為常侍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

隋崔彭為驃騎常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高祖甚嘉每謂彭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

唐尉遲敬德武德中以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宗

誅建成元吉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
高祖敬德擐甲持弓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
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
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乃安
龐堅為領軍武衛二大將軍堅少長戎旅雅習軍法尤
熟侍衛供奉之儀武德將軍以下多不閑故事高祖
患之皆令取則於王後為監門大將軍太宗以其耆舊
常令典兵於東宮王雖年老而精勤不怠毫纖之務無

不躬親

趙道興太宗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衞號為稱職

段志玄為左驍衞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將軍處士及開營納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因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焉

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及晉王為皇太子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最為親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常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

令狐建為左龍武軍使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反德宗自出苑便門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帝令建為後殿

李觀為右龍武大將軍建中四年涇師叛觀時為帝直

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官訓練諸將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鼙鼓城内因之增氣帝倚賴之賜封二百户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狐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師詔總後軍禁旅

陳君賞為金吾將軍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中使劉行深白八十操巡邉回走馬自金光門入從者訛言有兵京城不逞之徒皆戎服潛備弓刀引首北望異城門閉

即悠行剽刧時自内聯命閉門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曰縱使有賊閉門不難請徐觀之至于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微君賞之禦侮幾將亂

寵異

夫任環衛之職總貔貅之衆若非本之以忠信輔之以恭慎文武兼資夷險一致則何以近日月之光茂皇王之寵若乃乘之名馬服以御劍從遊幸則督茲羽騎遇校獵則統彼六衛或嘉其義舉或善其應對以至過墓

則祠以中牢發哀而為之慟哭次之編簡咸足觀焉

漢衛綰以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末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孰誰也何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日以謹力自勉力為謹慎日日益甚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言何以得參乘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帝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来何也言以此特識之對

曰死罪病帝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帝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又一云施讀曰肔肔延也綰曰具在帝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盛謂在鞘室之中也

後漢張純為五官中郎將光武重之一日或數四引見何湯為虎賁中郎將光武常嘆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

江革為五官中郎將每朝會章帝使虎賁扶持草及進

拜常目禮焉_{覲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

魏應為五官中郎將經明行修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桓郁遷越騎校尉詔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召訓習韓詩拜左中郎將章帝嘉其善學恩寵甚重出拜陳留太守帝賜劍錢物

魏典章為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遷

校尉戰死太祖為流涕募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拜滿司馬引自近

許褚為武衛將軍都督中郎軍宿衛禁兵卒太和中明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賞

宋蕭思話為右衛將軍常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梁臧盾為領軍將軍卒即日高祖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

陳毛喜為右衛將軍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庚氏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疋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宣帝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

帝龖為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

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

二衛通直臨軒則昇殿夾侍覬素有名望每大事嘗令

夾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夾御將軍

後魏于洛拔太武時為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慎

小心帝甚加愛寵因賜名馬又為侍御中散常在侍衛從

征凉州既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御曹令

于烈為司衛兼殿中尚書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

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

楊津為長水校尉直閤景明中宣武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咸陽王禧謀反常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者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

于忠為散騎常侍領左衛中正常因侍宴宣武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嘗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與朕御劒杖相似循名取

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

北齊厙狄干魏正光初為將軍宿衛於内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里

隋元冑為右衛大將軍高祖親顧益容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冑下直帝令馳名之及冑見帝謂曰公與外人登髙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每致禮焉

楊義臣秦興縣公崇之子也崇擊突厥力戰而死義臣襲崇官爵開皇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

賞賜甚厚

宇文述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與蘇威等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煬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輙見頒賜中使相望於道

李景為右衛大將軍車駕西廵至天水景獻食於煬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

唐徐勣為右武候大將軍高祖詔賜姓李氏宇文士及為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其

歸沐太宗仍遣馳詔同列莫與為比

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大亮公敦懿其心誠善事每行夜自當丙夜遣郎將中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真將軍也

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候中郎將號為稱職太宗常謂之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

姜確為左屯衛將軍轉蒙恩顧於玄武門宿衛及園苑

之務皆以委之其屯營飛騎亦分隷於確每有遊幸即領騎而從焉

獨孤遠貞觀初總領左廂六衛兵馬軍令嚴肅太后大悦賜雜綵二百段

叚志玄為左驍衛大將軍樊國公改封褒國公後疾篤輿駕臨問撫之流涕既卒太宗為發哀哭之甚痛

李多祚中宗神龍初為右羽林將軍以定謀誅張易之凡弟功進封遼陽郡王其年帝將有事于太廟特令多

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當代榮之
田歸道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歲餘卒贈輔國大將
軍追封原國公葬事官供甚厚中宗又親為文以祭之
臧希讓為金吾衛大將軍骯髒好談時政屢以理體上
干公卿詔令集賢院侍制
李觀為龍武大將軍涇師叛觀時上直有衛兵千餘人
扈從奉天詔都廵警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名五千
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金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

賜封二百户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

張萬福為右金吾將軍德宗召見驚曰杜亞言卿昏耄乃如是健耶詔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具

費駱元光為金吾上將軍貞元三年七月賜元光姓李氏更名元諒

郭鏦為金吾將軍穆宗幸鏦城南莊賜莊千畆鏦遽以其莊上獻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六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環衛部

忠節　剛正　謹慎

忠節

夫周衛之職典司禁旅晝夜警備執禦非違故止則容奉皇闈出則環拱宸極皆妙揀才俊以資心膂故有忠節奮發赤誠明著竭身命以狥國經夷險而一致若乃

屬艱危之運變亂之時或容刺賊臣或力抗凶豎義形於色視死如歸以至忠言激揚至誠感慨為爪牙之寄負威武之容上所以安君親下所以彰功業管子所謂忠者臣之高行諒在茲矣

漢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帝目都(以目動使也)都不行帝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帝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帝還彘亦不

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郗金百斤繇此重郗
後漢馮魴建武中為執金吾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
言多見納用
陰興為期門僕射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
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輙先入清宮
桓郁為越騎校尉數進忠言多見納録
伍孚為越騎校尉忿董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
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

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賊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魏許褚為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等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吳丁奉為左將軍景帝即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

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衆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帝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

晉劉超為左衛將軍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内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

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時飢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述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洩被害

宋沈演之為中領軍時范曄為太子詹事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曄尋事發伏誅

卜天興元嘉末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劭入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興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興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賊邵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興同出拒戰並死

卜伯與天興子也為前將軍直閤領細仗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

後周趙剛初為魏閤内都督及孝武搆隙剛密奉旨召東荆州刺史馬景昭未及發而齊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荆州人楊祖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剛景昭戰敗遂没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

內宴因令剛賫書申勑荆州剛還報魔憐斬揚權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覇上見文帝具陳關東情寔文帝嘉之封陽邑縣子

蔡祐為大將軍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任信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

隋董純為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煬帝廷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

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奬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宫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

郭榮為左候衛將軍大業九年煬帝至東都謂榮曰公

年德漸高不宜文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頋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為右侯衛大将軍後數日帝謂伯寮曰誠心純節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

李景為右武衛大将軍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

趙才為右侯衛大将軍字文化及之難才時在苑北化

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詔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秖得如此幸勿為懷才黙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欝欝不得志才常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黙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

獨孤盛大業末為左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刑勢大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弑

唐張鎮州仕隋為屯衛將軍從煬帝江都於上江督運賊董道冲為阻進擊破既而蕭銑陷長沙宇文化及又作難鎮州為煬帝發喪哭之甚慟哀感路人

武士獲武德中檢校右廂宿衛妻患危惙竟不請假出看先是士獲在并鉞軍之日有兩兒患重以至於沒亦不赴問但傷悼而已及妻死所司奏勑曰此人忠節有餘去年兒夭今日婦亡相去非遥未常言及遺身狥國舉無與比

敬君弘武德中為驃騎將軍掌屯營兵於玄武門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

集成列而戰未晩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周範為左衛將軍太宗幸九成宮常與房玄齡統留事範為人嚴正有威所在之職人皆敬憚一心奉上至死不虧及至疾篤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若死而有知謹以幽魂奉衛宮闕

薛仁貴為右領軍郎將北門長上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輙敢懼死遂登門桄叫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帝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賜御馬一匹

李安靜為右衛將軍天授時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靜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及被收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以謀反

實無可對俊臣竟誣搆殺之
李多祚為右羽林將軍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
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
矣柬之曰將軍擊鐘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
臣豈非大帝之恩乎多祚泣而對曰常感大帝之恩死
而無忘柬之曰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
子見在東宮逆豎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於將軍
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茍緣王室惟相公所使不

顧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為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

田歸道為左金吾將軍殿下監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將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軍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辭免令歸第中宗後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邢濟為金吾將軍上元中日者朱融與嗣岐王珍交通珍儀表偉如頗類玄宗遂誘中官六軍人同謀悖逆融

謂濟曰今城中草草闕外寇賊近更憑凌若何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從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矣遂引珍見濟濟即日奏之並伏誅

令狐建為左龍武軍使德宗避朱泚之亂出幸奉天建方習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德宗令為後殿

張萬福為金吾將軍時裴延齡譖陸贄等坐貶德宗怒不鮮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官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福武人也年八十餘見此盛事自此名重天下

梁孫德昭為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為閹宦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闈莫能致討近

藩朋附章表繼有至者丞相崔胤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容賙忠直以事諭德昭者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董從實二人奮發應命誓圖返正崔又劄衣手筆以通其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豎左軍容劉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俟逗其前驅邀其輿而斬之孫承誨等擒捕右軍容王仲先黨立昭宗於是崔胤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罪且泣即日議功以德昭為靜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

使並同平章事

周何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後唐同光中郭從謙以兵園莊宗於大内福進時為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於内後明宗知而嘉之

剛正

環尹之職上法勾陳所以為王爪牙掌兵蘭錡非夫剛強不撓忠正特立則何以嚴恭宿衛儌巡宫禁兩漢以來實重其選乃有持舉典法不避強族申明憲令務在肖公

風望凛然讜議確爾專司糾禁靡受私請嫉惡而言形

慷慨喜善而意在激勸出入整肅中外悚憚斯寔靡畏

於強禦無忝於仕宦者矣

漢郅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貴倨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

畏罪自重都獨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

而視號曰蒼鷹

甯成為中尉初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長安左右宗邑之中也

景帝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

宗室豪傑人皆惴恐

蓋寛饒為衛司馬先是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繇讀與徭同）使市買寛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官屬也）衛尉私使寛饒出寛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尚書責問衛尉（繇寛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繇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天子出為天子先道先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正焉

楊惲為中郎將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絶請謁貨賂之端

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聲

毋将隆為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帝乳母王阿舍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葢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

周賞為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

後漢承宫遷左中郎将數納忠言陳政事得失論議切

懿朝臣憚其節

馬紡為執金吾性矜嚴公正數進忠言多見納用

魏崔琰為中尉聲姿高暢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嚴憚焉

宋沈慶之為領軍將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

顏延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年好酒疏誕不能斟

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

後魏胡泥為司衛監率勵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入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衣服一襲

于烈宣武帝時為領軍將軍咸陽王禧為宰相權重當

時嘗遣家僮傳言於烈曰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知典掌禁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悵然而返傳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緜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恒州刺史

尉聿字成興性耿介孝明時為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義秉權百僚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為平西將軍凉州刺史

隋趙才煬帝時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出廵幸才常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輙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

蘭興俗仁壽大業中與賀蘭蕃俱為武候將軍剛嚴正

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唐于百億為朝請大夫每掌徼廵精勤不倦凡糾訐不避強禦及太宗踐祚帝在武侯猾直不能容物見百寮有不整肅必面加詆辱或手自捶毆朝士莫不憚之

田仁會麟德中為右金吾將軍仁會強力疾惡晝夜廵警絲毫越法無不立發躬自閱罸略無寛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娘子以鬼道惑衆自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為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帝曰

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不可容也竟從仁會所奏

裴諝建中初為金吾將軍時德宗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附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隷人殺羊以入門者覺之諝列奏狀帝以為不畏強禦累遣宣諭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為𧶽之諝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威權太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畏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張萬福為金吾將軍裴延齡譖陸贄等坐貶德宗怒未解諫議大夫陽城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見此盛事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自此天下愈重其名

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檢校司羽林軍封范陽郡公典羽林屯兵前後二十餘年廉謹周慎未嘗有

過朝廷以此稱之
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為右驍衛大将軍所歴以清謹
見稱前後宿衛向四十年時人比之金日磾
吳湊章敬皇后弟代宗大歴中為金吾将軍湊小心廉
謹識智周敏每承顧問偏見信任
李德憲宗元和中為羽林将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
近侍諷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七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環衛部

姦佞　遷黜　虐害

姦佞

夫以法勾陳之象統禁衛之兵王之爪牙國之禦侮雖曰親密之地亦容姦佞之流毀嫉忠賢善事權勢巧言令色阿諛取容故足以惑於聰明傷乎德政也孔子云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冨哉言乎

漢王温舒為中尉多謟善事有埶音世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淫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户之猾以動大豪弄法而巧為猾下户之狡猾者用詆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

晉羊琇為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然常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時能賑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其致節

不惜軀命

高謟為右衛將軍放佚無檢與殿省小人交通及父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絶

隋元胄髙祖時為右衛大將軍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窮治東宫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譛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賜胄帛一千疋

郭衍煬帝大業初為左武衛大將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惟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繇是帝彌悅焉

唐劉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充偉以騎射聞得入神策軍典領禁兵時魚朝恩專掌神策兵希暹屢陳武

略又善候朝恩意甚為朝恩親信累遷太僕卿充神策
軍都虞候與神策兵馬使王駕鶴同掌軍務
白志貞德宗建中年為神策軍使善候伺上意言必聽
從
嗣虢王則之貞元中為左金吾大將軍性貪恡希旨伺
察苛細以聞人皆畏之
李道古憲宗元和末為金吾將軍邪險百端以求寵進
日持朝臣陰事搆於皇甫鎛信而狎之士君子頗憂其

得志穆宗初與鏄俱敗

遷黜

先王設環列之職以法守勾陳制刑罰之威以衆乎震曜況夫官備宿衛晝夜是司親近宫闈秉執棨戟固宜警戒所闗淑慎爾身豈有不思其憂遐棄厥職廣納賕賂恣為奢豪吏議有歸咎將誰執自貽憲法良可悼哉

漢王嘉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

魏楊俊為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戕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祖遠耶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

宋劉懷慎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

王景文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一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南齊到撝為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

修民敬為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蔡約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劒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

張欣泰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後從車駕出新林勑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吕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名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遂除

正員郎

唐李邈為右金吾衛將軍先天二年十月玄宗講武於驪山給事中唐紹以失軍容將斬之上既怒唐紹左右猶望寛之會邈遽請宣勑遂斬之時人皆痛惜紹而深咎於邈等尋有制罷邈官邈以是遂擯廢終身

白志貞為神策軍使建中四年頻發兵東討戰卒城役殆盡都不奏聞所存者沽販之徒又皆在沛里涇師之叛亮徒犯闕禁中無以禦寇鑾輿遷幸賊黨得以陸梁

職志貞之繇也及扈蹕奉天猶加禮部尚書無幾朝臣頗有論其敗謀者物議紛然繇是貶開州別駕

李建徽為左神武大將軍貞元三年以其妻郜國公主交往也改作驍衛大將軍

張彧為左金吾大將軍元和二年坐補吏受賕改太子詹事致仕

尹慎為右金吾大將軍元和五年以錢三千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為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

奏之上怒入其贓一千五百萬仍黜為右衛將軍通密
近坐死者三人
孫璹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元和六年坐與弓箭庫劉希
先交通賂希先錢二十萬以求方鎮改右衛將軍
張志和為左神策軍擊毬將寶歷元年因侍宴被酒乖
禮杖八十流豐州家屬配掖庭
李碁為右龍武大將軍碁西平王晟之子無他材能以
功勳家累官至庫使沉湎於聲色恣為奢侈積至累千

萬至是以子貸回鶻錢一萬一千四百貫不償為回鶻所訴貶宣州别駕

梁寇彥卿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橋有老人悮衝其前駈導者排之落橋而斃為御史府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

虐害

西漢已降環列之職重矣專總衛兵叅决庭獄乃有殘忍之類恣其凶蠧之性以暴殄為稱職以苛刻為無私

毒痛平民甚於猛虎威虐㢘僕酷如秋荼和氣用傷仁政斯缺王者所以屏四惡者其以是夫

漢郅都為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户切）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刀所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版故必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伺間隙而私與也）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仲搆成其罪也）都免歸家

甯成以謁者事景帝為郎猾賊任威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皆惴恐

杜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曰此弟子深刻武帝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

尹齊為中尉齊初以刀筆吏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帝以為能故拜中尉

王温舒為中尉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大氐大歸也靡碎也

氏丁禮反靡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者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為游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隋叚文操大業中為虎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輙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有識者鄙之

唐劉希暹初以騎射得入神策軍典領禁兵時魚朝恩專掌神策兵希暹屢陳武略又善候朝恩意甚為朝恩

親信累遷太僕卿充神策軍都虞候與神策兵馬使王駕鶴同掌軍務累封希暹爲徐國公又進封爲交河郡王希暹以爲虞候之任合主不法遂諷朝恩於北軍置獄名坊市凶惡不逞之徒役使之捕坊城内富人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害拷訊録其家産盡没之仍分賞捕者或有選舉士財貨稍殷客於店肆遇横死者非一坊市人苦之謂爲入地牢捕者之帥有賈明觀尤兇蠧以屢擒得人財産大獲希暹掌兵地在禁密人無所訴魚

朝恩縱之孫也及朝恩誅上以希暹掌重戎旅一切寛
宥加希暹兼御史中丞依前都虞候希暹以素志非順
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鶴聯職希暹詞多不遜駕
鶴淳謹上嘗信任之至是以希暹語上聞乃寘于法
賈明觀本萬年捕城之小猾也事劉希暹恣行兇忍毒
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誅宰臣元載受明觀姦謀潛容之
特奏令江西効力明觀將出城内百姓萬餘人聚於城
門懐磚石候之期投擊以快志載聞之特遣所縣吏擁

百姓入城繇是獲免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十八